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七回 老夫人愛子納娼 大官人棄親避難

拋子多年，路遠三千，倚閭人贏得衰顏。 今才聚首，又為人牽。寸心懸，相撮合，免留連。
昏辰未定，羽書猝至，猛烽煙陣鼓遙聞。
說無官守，那管忠賢？杜鵑合伴，將野鷺，棄親還。

——右調《行香子》

晁大舍與珍哥亂鬧了一會，丫頭在裡間，將小矮桌安在熱炕上，擺上飯來正吃著。一個丫頭慌張張跑來，說道：「好幾個老鼠巴著那紅貓的籠子偷飯吃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瞎話！那貓怎麼樣？」丫頭道：「那貓不怎麼樣，塌跂著眼睡覺。」珍哥道：「腳底下老鼠，佛貓不計較。若是十里遠的老鼠就死了！」又笑著道：「我當時也拿著這紅貓當天生的來！那前年到了蔣皇親家，就是看見了俺那個白獅貓跑了來，映著日頭，就是血點般紅，希詫的極了！蔣太太笑道：『你希詫這紅貓哩？』蔣太太也哄我，說是外國進的，我可不就信了。後來見了他家姨們，我悄悄的問他。那姨們說：『太太哄你哩！是茜的顏色。你不信，往後頭亭子看去，一大群哩！』那周姨說：『你到我後來看來。』及至走到亭子上，可不一大群？夠十二三個，紅的，綠的，天監的，月白的，紫的，映著日頭怪好看。我說：『周姨，你己我個紅的頑。』周姨說：『你等爺出來時，我替你要一個。』正說著，蔣皇親來了。周姨說：『珍哥待問爺討個紅貓頑哩。』蔣皇親說：『這是甚麼賤物兒？己他個！一二千兩銀子東西己人！叫他唱二萬齣戲我看了，己他一個。』教我說：『不己罷，我買了二分銀子茜草，買個白貓茜不的？』蔣皇親望著周姨笑問道：『是你合他說來？』周姨道：『我閒的慌！合他說！』望著我擠眼道：『你待真個要，你就謝了爺罷！』我磕了個頭，拿著個紅的往外就走。蔣太太還問，說：『你待怎麼？拿著貓飛跑的。』我說：『是俺爺賞的。』拿到外頭，叫挑箱的送了家來。人見了的，可不也都希詫的慌！到了年時三四月裡，退了毛，換了個白獅子貓。頭年裡蔣皇親見了我，還說：『你拿的我紅貓哩？』我說：『合人家搭換了個白貓來了。』說起那鸚哥來，這也是我經過的。花店裡使了三錢銀子買了一個，嘴還沒大退紅哩，掛在我住的屋簷底下，每日客來，聽著人說：『丫頭，姐姐要水哩，姐夫要下房。』他每日聽那聽的，他就會說了。但見個人來，他叫喚在頭裡：『丫頭，姐姐要水哩，姐夫要下房。』每日說的是這個。那日劉海齋到，他又說：『丫頭，姐姐要水哩，姐夫要下房。』把個劉海齋喜的極了，只是纏著問我要。我又不己他。他說：『把我那黑叫驢合你換罷。』我說：『你還搭上些甚麼？』他說：『我再添上匹生紗罷。』我合他換了。他拿回去，掛在他住房簷下。那日他舅子來家，那鸚哥看見就叫喚：『丫頭，姐姐要水哩，姐夫要下房。』躁的他妻子通紅的臉，越吆喝，他越叫喚。劉海齋來到，他妻子說：『快把恁答拿到弔遠子去！可惡多著哩！』劉海齋叫人掛在客位簷下去。那日該他家司會，見個人來，叫說一陣，惹的那些人呱呱的笑。劉海齋遣人送來己我，還要那驢哩。說生紗送我穿罷。我說：『那驢賣錢使了。』沒己他。」晁大舍道：「那鸚哥哩？」珍哥道：「那日我沒來家，黑夜沒人收進房來，已是凍的死了。楊古月說：『身上還溫溫，待我治他一治。』煎了一酒鐘九味羌活湯灌下去，拿了個舊首帕包著，丟在炕上去，也沒理論他。到日頭西，只見首帕動彈，解開，還醒過來了。還待了好幾個月，楊古月家熬膏藥，槍殺了。」說著，吃完了飯，收拾了傢伙。

卻說晁老指望晁大舍過了二十五朝上，二十六就可回到任內，不想過了二十七還不見到，對著夫人說道：「源兒京中不知幹的什麼勾當，到了今日二十七，這時節多應又不來了！休被人拿訛頭，不是頑的！」晁夫人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別也沒有甚麼該拿訛頭的事，我只風裡言風裡語的，一象家裡取了個唱的，如今通不理媳婦兒，把媳婦兒一氣一個死。一似那唱的也來了，沒敢叫咱知道，在京住著哩。」晁老道：「你聽誰說？」夫人道：「誰肯對咱說？這是媳婦兒們背地插插，我綽見點影兒。」晁老道：「有如此等事！咱那媳婦不是善茬兒，容他做這個？我信不過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倒說的好！皇帝到利害，百姓到軟弱，那百姓反了，皇帝也就沒法兒了！」晁老道：「若果真如此，一發接到衙門罷了，叫他外邊住著做甚？」夫人道：「你自家算計。只是叫媳婦怪咱。」晁老道：「這也顧不的，叫人己他收拾去處，明日使人接他去。」次日早，差了晁鳳持了一封書，又拿了一百兩銀子，急往京中。那書寫道：

暮年一子，又在天涯，極欲汝朝夕承歡，以娛兩人晚景。京城何事？年近歲除，尚復留戀？聞汝來時，帶有側室，何不早使我知？僑寓於外，以致汝有兩顧之苦。今遣人迎汝並汝側室，速來任所同住，我不汝咎也。恐有雜費，寄去銀一百兩，驗收。晁鳳先著回報。父字與源兒。

晁鳳持了書物，騎了一匹官馬進京，尋到晁大舍行館，適值不曾關門。晁鳳一直走將進去，恰好撞見珍哥穿著油綠雲段綿襖、天藍段背心、大紅段褲，也不曾穿裙，與晁住娘子在院子裡踢毬子頑。看見晁鳳，飛也似跑進屋裡去了。晁大舍恰好從後層房出來，晁鳳磕了個頭。晁大舍道：「我正要起身回任上去，你卻又來做甚？」晁鳳說：「因等大爺不回，老爺叫小人來接大爺合珍姨同去。」晁大舍悄聲問道：「老爺奶奶是怎麼知道有了珍姨？是那個說的？」晁鳳道：「小人也不曉得老爺奶奶是怎樣得知的，只今早差了小人來接，說叫大爺即日回去，叫小人先走一步回話。有老爺的書，還有兩封銀子。」一面交上。

晁大舍拆看了書，見書上寫得甚是關情，卻也有幾分自己過意不去。一面叫快些收拾酒飯與晁鳳吃，好叫他先去回話。算計收拾僱夫馬，要同珍哥次早起身往通州去。晁鳳吃了飯，賞了他三百錢。回了晁老的一封書，寫道：

兒源上稟：兒幹的不成人事，豈可叫爹娘知道？今爹娘既不計較，明日即同小媳婦拜見爹娘乎。但兒不在後邊住也，要在東院書房住也，可速叫人掃乎？銀一百兩收訖之。兒源上復。

晁鳳本日掌燈時候回到衙門，回了晁公母兩個的話，說晁大舍同新取的那位姨明日就來，叫收拾東院的書房住。晁奶奶道：「你見那新姨來不曾？」晁鳳道：「小人進去，那新姨又著褲，正合晁住媳婦子踢毬兒，看見小人，往屋裡跑進去了。」奶奶問道：「你見他是怎麼個人才？」晁鳳道：「那人奶奶見過了，就是那女戲班裡妝正旦的小珍哥。」晁奶奶問道：「那班裡一大些老婆，我不記的是那一個。」晁鳳道：「那日吉奶奶與奶奶送行，他沒妝紅娘？後來點雜戲，他又沒妝陳妙常麼？奶奶還說他唱的好，偏賞他兩個汗巾，三錢銀子，他沒另謝奶奶的賞？」晁奶奶道：「阿，原來就是他！倒也好個人兒！」

老晁聽說，道：「苦也！苦也！原來是這個人！」晁奶奶道：「要是他，倒也罷了。好個活動人兒！你一定也見他來？」老晁道：「我倒沒見他，聞他的名來。你說是誰？這就是那一年接了個新舉人死在他身上的！樊庫吏包著他，那庫吏娘子弔殺了，沒告狀麼？這豈是安靜的人？尋他做甚麼？」晁夫人道：「只怕進了咱家門自然的好了。」老晁道：「慣就了的性兒，半日家怎麼改得過來？」晁夫人道：「那人風流伶俐，怕怎麼的？」晁老道：「還要他扮戲哩，用著風流伶俐！噴道媳婦這們個主子都照不住他，被他降伏了！」又說：「快叫人收拾東書房。」連夜傳裱匠糊印塵、糊窗戶，傳泥水匠收拾火炕，足足亂哄到次日日西。

且說晁大舍見了父親的家書，也就急忙收拾，要同珍哥回到衙去。那珍哥慢條斯理，怕見起身。晁住又甚是打攔頭雷，背地裡挑唆珍哥不要進往衙去，又對晁大舍道：「衙內窄逼逼的個去處，添上這們些人，怎麼住的開？就是吃碗飯，也不方便。依著我說，還是大爺自己去，過了年合燈節再來不遲。」晁大舍道：「說窄是哄你珍姨的話，衙內寬綽多著哩。只怕東書房咱這些人去還住不了的房子。若吃飯嫌不方便，咱另做著吃。咱的人少。」晁住又道：「監裡的事還沒完，大爺還得在京常住。人都去了，大爺自己也孤栖。珍姨進去了，還指望得出來哩？」珍哥道：「他說的也是，要不你自己去，我不去罷。」晁大舍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！大年新節，爹娘不來接，咱也該去磕個頭兒。如今爹娘差了人，拿了銀子做盤纏，可推說什麼不去？咱去住過了燈節，再和你來不遲。這房子也不消退與他，把一應傢伙封鎖嚴密，叫看門的守著。」珍哥、晁住雖是心裡不願意，也只得敢怒不敢言的。

次早，二十九日，兩乘大轎，許多騾馬，到了通州，進到衙內。珍哥下了轎，穿著大紅通袖衫兒，白綾顧繡連裙，滿頭珠翠，

走到中庭。老晁夫婦居中坐定。晁大舍先行過了禮。珍哥過去四雙八拜，磕了頭，遞了鞋枕。晁老看得那珍哥：

儀容窈窕，輕盈三月楊花；性格聰明，透露九華蓮藕。總非褒姒臨凡，定是媚吳王的西子；即不姐已轉世，亦應賺董卓的貂蟬。你若不信呵，剔起眼睛豎起眉，仔細觀渠渠是誰！

老晁夫婦見了這一個肘頭霍撒腦、渾身都動■的個小媳婦，喜的蹙著眉、沈著臉、長吁短歎，怪喜歡的。珍哥拜完，老晁夫婦伙著與了二兩拜錢，同珍哥送回東院裡去了。珍哥覺得公婆不甚喜歡，也甚是沒趣。

晁大舍到了次年正月初二日，要進京去，趕初三日開印，與監裡老師、蘇錦衣、劉錦衣拜節。那時梁生、胡旦也都做了前程，在各部裡當差，俱與晁舍似通家兄弟般相處，也要先去拜。他隨撥了夫馬，起身進了京城，仍到舊宅內住下。晁大舍與珍哥熱鬧慣了，不惟珍哥不在，連一些丫頭養娘都沒一個，也甚是寂寞，叫晁住去監前把那個搭識的女人接了來，陪伴晁大舍住了幾日。晁大舍但是出外周旋，仍是留晁住在家看守。到了初十，晁大舍買了禮物，做了兩套衣裳，打了四兩一副手釧，封了八兩銀，將那個女人送了回去。自己也即回到通州，掛花燈，放火炮，與珍哥過了燈節。直到二月花朝以後，要到京完坐監的事，仍要去游耍西山。揀了二月十九日到京，仍把那監前的婦人接了來住。

不料到了二月盡邊。那也先的邊報一日緊如一日。點城夫、編牌甲、搜奸細，戶部措處糧餉，工部料理火器懸簾滾木、查理盔甲、蓋磨器械、修補城垣，吏、兵二部派撥文武官員守門，戎政、軍門操練團營人馬，五城兵馬合苑、大兩縣靜街道、做柵欄，也甚是戒嚴，城門早關晚啟。那王振原是教官出身，有子有孫的人，狠命攬撥正統爺御駕親征，指望仗賴著天子洪福，殺退了也先，要敘他的功，好封他兒子做公侯。那些大小群臣亂紛紛諫阻。

晁大舍原不曾見過事體，又不曉得甚麼叫是忠孝，只見了這個光景，不要說起君來，連那親也都不顧，唬得屁滾尿流，跑回下處，送回了監門首婦人，收拾了些要緊的行李，城門上使了十數兩銀子，放了出去，望著通州，一溜風進到衙內，見了爹娘，喘吁吁的就如曹操席上來報顏良的探子一般，話也說不俐亮，主意是要棄了爹娘，捲了銀兩，帶了珍哥回去。晁老道：「若是這個光景，還顧做甚麼官？速急遞了告致仕文書。若不肯放行，也只有拚了有罪，棄官逃回罷了！」原來晁大舍的意思，又不肯自己舍著身同爹娘在這裡，恐怕堵擋不住，將身子陷在柳州城裡；又不肯依父親棄了官，恐怕萬一沒事，不得賺錢與他使。只要自己回去，走在高岸上觀望，拚著那父親的老性命在這裡做孤注，只是口裡說不出來。晁老道：「仔細尋思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。總是也先不來，我尋出來問軍問死，破著使上幾千銀子，自然沒事；再萬一銀子使不下來，就在刑部裡面靜坐，也強如把頭被也先割去。還是我們大家收拾回去為是。」晁大舍也依允了。

晁老一面喚該房做致仕文書，一面走到前面書房與幕賓邢臬門商議，要他做稟帖稿，附在文內。只是邢臬門正與一個袁山人在那裡圍棋，見了老晁走到，歇住了手，從容坐定，把日來也先犯邊，要御駕親征的事，大家議論。邢臬門道：「這幾日乾象甚不好，聖駕萬分不該輕動。我想欽天監自然執奏，群臣也自然諫阻，聖駕也定然動不成。」晁老道：「如今司禮監王公攬撥得緊，只怕聖駕留不住。」邢臬門道：「若天意已定，也是大數，沒奈何了。」晁老道：「連日把個錮病發了，大有性命可慮。決意告致仕，回去罷。已喚該房做文書呈稿，文內還得稟帖寫出那一段不得已的情來。臬老脫一個稿。事不宜遲，姑待明日發罷。」邢臬門微笑了一笑，道：「『如奴去，君誰與守？』我仔細看那天文，倒只是聖駕不宜輕出，其餘國中大事，倒是一些沒帳的。況歲星正在通州分野，通州是安如磐石的一般。告那致仕則甚？臨難卸肩，不惟行不得，把品都被人看代了。老先生，你放心去做。你只來打聽我，若我慌張的時節，老先生抽頭不盡。」晁老那裡肯聽，見邢臬門不做稟稿，遂著晁大舍做了個不疼不癢的稟帖，說得都是不倫之語，申了順天府，並撫院、關、屯各院，也不令邢臬門得知。這合干上司將文書都批得轉來，大約都無甚好音相報。只是那個關院，雲南人，姓紀，舉人出身，那得如甲科們風力？批得甚是殺茸。批詳道：

本官以華亭知縣升轉通州，何所見而來？平居不言，突稱有病，又何所見而去？得無謂國家多事，寇在門庭，駕說沉痾，脫身規避耶？設心如此，品行何居？仰即刻速出視事。勿謂本院之白簡不靈也！繳。

老邢再不見他說告致仕，只當納他的諫了。誰知他瞞了老邢，遍申了文書開去。得了關院的這等溫旨，自己回去的念頭止住了，只是收拾打發晁大舍同珍哥回去。

一日，正同邢臬門、袁山人、兒子晁源坐著白話，衙門上傳榔，遞進一角兵備道的文書來。拆開看時，裡面卻是半張雪白的連四紙，翠藍的花邊，扭黑的楷書字，大大朱紅標判，方方的一顆印。讀時，上面寫道：

欽差整飭通州等處，兼理漕糧、屯田、驛傳，山東按察司副使許，為申飭托故規避以勵官箴事：本年三月初八日，蒙欽差巡按直隸等處、專理關務、綜核將領監察御史紀憲牌前事：『照得安常處順，君子之所深憂；痛癢驚疑，聖賢所以立命。今當邊報狎聞，羽書旁午，正忠貞薪膽之會，主臣憂辱之時。聞雞起舞，滅此朝食，正當其會。通州知州晁思孝平居奔棧，若蟻之附羶；遇變脫羅，恍■之逞狡。昨敢恣情托病，冒昧請休，已將原詳嚴行戒飭去後，合行再為申飭。為此牌行本道，照牌事理，諭令本官打起精神，滌除妄念，用心料理城守，毋致疏虞。本院寧惟不念其舊，抑且嘉與其新；若暮氣必不可朝，柔情終難於振，本院必先行拿問，然後奏聞！此係隔言，毋徒臆噬！』等因到道，奉此合行申飭。為此牌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。時直甘泉烽火，急應樽俎折衝；毋再萌拂袖青山，以致文彈自簡。本道忠告相規，須至牌者。

晁知州見了這牌，就如「劈開兩片頂門骨，傾下一盆冰雪來」，唬得軟癱成一堆，半日說不出話來。邢臬門方知是瞞了他申文書告致仕。老邢倒也丟過一邊，倒是老晁著實有些「慚於孟子」。若別的禍福倒不可知，這關院的計較，這心裡吊桶一般，怎麼放得下？

天下那不快活的事再沒有一件就歇了的。正與晁大舍收拾行裝，繫括轎馬，揀了三月十六日同珍哥由旱路回去，不料華亭縣兩個舊役的家屬，一個是宋庫吏的弟宋其仁，一個是曹快手的子曹希建來到衙門口，說：「特來有事相稟。」老晁父子猜料了一會，開了衙門，放他進見。二人叩見了畢，說道：「正月間，江院在松江下馬，百姓上千的把庫吏宋其禮、快手曹一佳並老爺的內書房孫商、管家晁書，都告在裡面。江院准了狀，批了蘇鬆道，轉批松江理刑陳爺，將宋其禮、曹一佳拿到監了，五日一比，要孫書辦、晁管家。雖是他二人極力自己擔當，只恐擔當不住，要行文見任處所提人，事便也就按捺不下了。」

晁知州聽得，那肚裡就如雪上加霜的一般不快活，問道：「那些鄉宦舉人也沒個出來說些公道話的？」宋其仁道：「那百姓們勢眾了，還說老爺向日在那裡難為他們，都是這些鄉宦舉人唆撥的，唬嚇道：『若你們不出來強管，我們只得將就罷了；若你們出來管事說情，我們必定將這幾年詐害百姓的惡款，上公憤民本了。』所以這些鄉宦舉人躲避得還恐怕不乾淨，怎還敢出頭？」晁知州問說：「秀才們卻沒有人出來說甚麼的？」宋其仁道：「秀才起先也發了傳帖，寫了公呈，也要在江院遞了。虧不盡那兩個首貢次貢的生員將眾人勸住了，說道：『我們畢竟是讀書人，要顧名義。子弟告父母官，是薄惡的事，告得動，這個名聲已是不好了；若再告不動，越發沒趣。前官就是後官的眼。教見在的父母官把我們不做人待，況且有了百姓公狀，也就罷了。』」眾人道：「這是公憤，你二人私情，怎便留得住？」那位喻相公道：「我講得是大體，有甚私情？若說起公憤來，把我的地斷與了他人去，地內的錢糧逼勒我納。我不在家，把我家婦女都拿到監內。還要怎樣的憤？就是張兄，他的令尊被光棍辱了，把原被各罰銀十五兩。那光棍在房裡使了幾兩銀子，稟說被告家貧納不起，他就都並在原告身上追。幸得刑廳巴四府說了分上，免得二十兩。不然，那時這樣荒年，張兄就賣了身，也納不起三十兩銀子哩！」那張相公道：「你不要說起罷了，但一提起，我便心頭痛極了！」他兩人說到這個田地，眾人都說：「喻張二兄畢竟老成人，見得是，我們只索罷了。」

晁知州知道：「不知是那個喻秀才張秀才？」宋其仁道：「這事也不叫做尋常。難道老爺都忘記了？」晁知州道：「在你華亭時，不瞞你說，這樣的事也盡多，知道是那一起？但你二人的來意要如何？」宋其仁道：「老爺速急求了當道的書去。曹一佳與宋其禮兩個的罪是不敢求免的。左右在華亭也住不得了，倒不如問個充軍，泄了眾人的恨，離了眾人的眼，也罷了。只是求那問官

不要多人賊，不要拷打，免行文提孫書房與晁管家。」晁知州蹙了眉頭，不做聲。晁大舍道：「這事不難！塌了天，也還有四個金剛抬著哩！你二人且吃飯安歇，待仔細商量。」

打發宋其仁、曹希建走開去了。老晁道：「這事怎說？只怕江院有題本；即不題本，把宋其禮、曹一佳問了軍，招達兵部，咱守著近近的，這風聲也就不好了。」晁大舍道：「爺，你放心，一點帳也沒有！憑我擺划就是了！」隨即差了晁住，備了自己的走騾，星飛到京，快請胡君寵、梁安期二人速來商量急事。晁住星飛去了。晁大舍回家的行李，也將次收拾完了，只等這件事有了商量，即便起身不提。正是：使盡滿帆風正順，不防驟雨逆頭來！不知晁大舍三月十六日起身得成起身不成，再聽下回續起。